

哲學的故事

李名峯題



根 培 斯 西 蘭 佛

佛蘭西斯培根

# 佛蘭西斯培根

(哲學叢書之三)

## 第一章 從亞里斯多德到文藝復興期

紀元前五世紀末頁，斯巴達人圍攻雅典，打敗雅典的軍隊，希臘的政治中心，漸次脫離哲學與藝術的發軔地，另轉一個方向去了；同時，活潑而富有獨立氣魄的雅典精神，亦漸頹廢下去，紀元前三九九年，蘇格拉底慘遭死刑，雅典的精神，更墮落一層，幸有蘇格拉底的大弟子柏拉圖，極力支撐着，還不至於完全消滅；自從紀元前三三八年，馬其頓人菲力大敗雅典人於喀羅尼(Chaeronea)，又三年，其子亞歷山大，火燒雅典國提皮斯(Thebes)城以後，於是雅典的運命，告一最終結束，政治與思想，二者同歸于盡。此時，雖班達望族(Pindar)，繼續存在，亦不足以掩過雅典人的亡國之痛了。迄後，馬其頓人亞里斯多德的思想，征服整個希臘，此個哲學上的征服，實為希臘政治全被北方民族屈伏住了一個最好的寫真。

亞歷山大之死，（紀元前三二三年，）更增快了希臘文明衰頹的行程，亞歷山大雖爲一個北方蠻人，但因受過亞里斯多德的教化，故于希臘文明，異常尊敬，且將乘着軍事勝利的機會，竭力顯揚希臘文明。彼時，希臘的商業勢力，擴張至小亞細亞全部，各處設立商港，與東方人通貿易，凡經濟勢力所至之處，即把他們規劃過來，作爲殖民地，以造成龐大巍峨的馬其頓王國。亞歷山大很希望借用此個經濟勢力，作爲基礎，竭力擴大文明勢力，務使小亞細亞地方，非獨爲希臘貨物聚集發散的總樞紐，且將爲希臘思想聚集發散的總樞紐；然而他畢竟是個小孩子，稚氣未脫，未知東方文明，年代永久，根蒂深固，數量充實，阻力巨大，區區未成熟的與未穩固的希臘文明，怎能征服此個無限高，寬，深，遠的東方習俗呢？不說別的，東方之量，已足壓服西方之質，綽綽然有餘裕了。所以他那稗氣的思想，終于不克實現。非獨不能實現，即連他自己的靈魂，亦被東方文化，四週包圍，不得自由動彈了。他娶了東方女子，——坦留斯王（Darius）的女兒，作爲妻室；又採備波斯皇冕，加戴己首；又把君權神聖的東方觀念，傳輸進來，弄得希臘人莫明其妙；其中最使懷疑的希臘人感覺徬徨不安者，乃爲他抄襲東方口令，

自尊爲神的一點；他終于變做東方之神了。希臘人譏諷他，他却于譏諷聲中，矍矍矍矍的死去了。

亞細亞的靈魂，乘着希臘人的肉體昏迷疲乏的時候，暗暗侵略進來，不久以後，即有大宗東方方式的宗教行爲，連同宗教信仰，一併循着亞歷山大親自開拓出來的交通路線，注入傳播；堤防衝決了，東方思想的潮流，拼命湧流進來，湧滿了尚在發長期內的希臘人的心靈，其結果，遂使希臘下等社會所固有的一點神秘與迷信的觀念，增加能力，芸芸生長。東方人所傳給希臘者，乃是一種冷淡與順服的精神，而此冷淡與順服的質素，適因希臘所處時代，爲一個頹廢與衰落的時代，風水順利，毫不費力的發長起來。約在紀元前三一〇年，菲尼基商人齊諾（Zeno）介紹一種哲學，勸人節制情慾，不問世事，此爲最特幟的東方思想。此外尚有伊比鳩魯派的哲學，唱快樂之調，要人在快樂的懷抱中，忘掉一切苦痛，一切失望。他的用心，似與斯多噶主義不同，但其最後目的，仍復返歸于一。他要人們忘記痛苦，享受快樂，雖當吾人受人壓迫，被人奴隸之時，亦當快樂如初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他們這二套學說，正與叔本華的悲觀論和利楠（Renan）

## 第一章

### 四

的快樂論相似，二者相反而適相成，同爲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主要原動力。

自然，此種兩相對照的倫理學說，在希臘哲學史上，並不如何新穎。非獨悲哭哲學家赫拉克利坦斯（Heraclitus）與歡笑哲學家德謨克利坦斯（Democritus）的哲學，一一對照，即連蘇格拉底的弟子，如同恩梯斯任尼（Antisthenes）亞里斯底帕斯（Aristippus）二人，他們創設二個學派，一曰犬儒學派（Cynics）一曰昔任尼克學派（Cyrenaics），他們的學說，亦因看法不同，苦樂迥殊，彼此對峙，各不相下。可是那時候，此類學說，還不引人注意，驕傲的雅典人，還把他們看爲異端邪說，丟置一旁，不加睬理。後來，希臘人親眼看見喀任尼亞（Chaeronea）流血，又看見提俾斯（Thebes）城化爲灰燼，于是他們漸漸理會提亞琴斯（Diogenes）的學說了。（譯者按：提亞琴斯爲犬儒學派恩梯斯任尼的學生。）再隔幾時，雅典的榮耀，全然消滅，雅典的人民，餉嘗甘苦，于是他的情形，已屆成熟時期，可以很自然的接受齊諾與伊比鳩魯的學說了。

齊諾用定命論作爲背景，建樹他的出世哲學，實與東方宿命主義，無所區別；即連斯多噶本派中人克利西帕斯（Chrysippus），亦說，此二者非常難以區別。有一次，齊

諸的僕人犯了某種罪惡，齊諾要責罰他，他却向主人求饒，所持理由，是因為依據他主人的哲學，此次犯罪，是命運注定好的；齊諾回答得更妙，他用哲學家所本有的鎮靜態度，徐徐回答說，他此次毆擊僕人，亦由命運注定，無得違背。正與叔本華所看清楚的，個人的意志，如欲戰勝宇宙的意志，全然是不可能的妄想一樣，希臘的斯多噶派，亦以為個人在生存競爭的戰鬥場中，既要橫遭失敗，世間的生活，實無多大意義，不如冷淡處世，更為適合。我們既不能獲得榮耀，還不快把榮耀看破，更待何時？求和平的方法，千切不要大有作為，希望作為成功，可與慾望保持平衡；却要抑制慾望，減低慾望，使慾望之事，能與實際上的成功，兩得其平。我們不要用慾望來創作事業，却要用事業來限制慾望，所以著名的羅馬斯多噶派西尼伽（Seneca），死於紀元後六十五年，曾如此說：『假如你所有的一切，不能使你感覺滿足，那末，你雖獲得全世界，仍然是個可憐虫！』

如此一個學說，處處向人挑戰，應戰之人，當以伊比鳩魯派人，最為著名。費尼倫（Fenelon）傳敘伊比鳩魯的歷史，（註二）說他『買了一塊美麗的田園，自己耕種；並



## 第一章

## 六

在田園之內，開辦一個學校，日與弟子享受斯文的與和諧的生活。他一面作工，一面教書，……他的態度，非常安逸，他的容貌，非常慈祥。……他相信世界上決沒有比躬行哲學更高貴的事情了。『他相信抑制慾望，不能澈底，不如反身求樂，易于達到目的。』自然指示有機體，要他看重個體之善，勝過其他之善；——即如斯多噶派，他們雖然反對快樂，但其所以反對快樂者，仍以快樂爲其動機。『我們千切不要避免快樂，却要挑選快樂，』觀此一語，可知伊比鳩魯本人的快樂論，實與以後的快樂論，大不相同。他所看重的，與其說是感覺的快樂，毋寧說是理智的快樂，舉凡一切足以擾亂心境的事情，概爲他所不取，而他所看重的，乃爲能夠引起和諧與平靜的生活的快樂。他不希望人們尋求庸俗意義的快樂，却要人們尋求恬靜，安謐，心如止水的安寧狀態（Ataraxia）。

紀元前一四六年，羅馬侵佔希臘，削平羣城，此時希臘的哲學，適爲上面二派，相互對抗，爭扎不下之時，羅馬既無閒暇時間，又無沉思習慣，對於此種爭辯，當然不生興趣，不過無意當中，偶然掇拾二派學說，帶回本國。此時，偉大的帝國，剛才建設，

個人的地位，立刻就要決定，如他不做主人，即要變做奴隸，主奴階級，即要界劃清楚了；主奴之制既明，宿命主義的哲學，當然功用最大。于是齊諾的定命論，居然跨入全盛時期。無論他的地位，如何尊貴，尊貴如馬喀大帝（Marcus Aurelius）；或他的地位，如何低微，低微如伊闢梯坦斯（Epictetus）奴才；莫不把齊諾的哲學，看作天經地義，極端恭維，極端信仰。即如著名的哲學家魯克里梯斯（Lcretius），他是伊比鳩魯派的信徒，可是他談論伊比鳩魯哲學，莫不加上斯多噶派的色彩，而變為斯多噶派化的伊比鳩魯哲學；其結果，雖則宣傳快樂，而終至於自殺。所著史詩『物的本性』（On the Nature of Things），即用柔性微詞，貶斥快樂（註三）。他與該撒，與旁貝（Pompey），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，他的生活，到處皆是騷擾，他那一支禿筆，却專門著述和平與安逸的禱語；有人描寫他的生活，說他那個柔弱的靈魂，從小即被宗教的恐懼性征服住了，所以他的一生，即要設法從恐懼中爭扎出來。試讀他的著作，專講上帝和地獄的事情，說明地獄並不存在，上帝不足懼怕，上帝是斯文的聖者，高坐雲端，逍遙自在，無暇顧問人事，更說不到賞惡罰善的裁判事業數語，可知他的志趣，確要掩蔽一切宗教的

## 第一章

六

恐懼，使之無法作亂，打擾心境。他于當時的迷信行爲，深致不滿，故倡唯物之論，以爲就令人有靈魂，亦當以肉身爲主體，與肉身共同演化：肉身生長，靈魂方得生長；肉身疾苦，靈魂亦感痛苦；肉身滅亡，靈魂亦必與俱亡；天地之間，除了原子，空間，以及法則三者之外，其餘概屬虛渺，諸法則中，尤以演進與分化二者，最關緊要。

沒有一物停留，但有一切長流。

片片膠漆相投；萬物如此出頭，

直等到我們認識而又稱呼他們。逐漸地  
他們溶化了，我們所認識的東西也不再有了。

從原子團聚攏來，忽徐忽疾，

我看見太陽系，我看見宇宙舉起，

他們的形體；就是那宇宙和他們的太陽系，

一定慢慢地回到那永恆的目的。

你也是，哦！地球——你的帝國，大陸和海洋——

至少，同着你那天河中的許多星宿，

從同樣的途徑裏團聚起來，你也像這樣

會去。你去了，一時一時地，像這樣。

沒有東西停留。你那在雲霧中的海洋

去了；那些如月的砂礫捨棄他們的地方；

並且他們所在的地方別的海洋，輪流地

也會用他們白色的鐮刀刈割別的海灣。（註四）

他以演進與分化的法則，解釋宇宙萬物，同時，又把物種原始物種淘汰的質素，增

加上去，造成他的宇宙觀：

太初時候，我們所居的地球，亦曾產生許多怪獸，他們的四肢與面部，都和其他生物不同。……有的四肢不全，有的眼目無光，有的不生口鼻……諸如此種怪獸，都希望留下種子繼續存在，然終不能達到目的；自然在他們面前，設置禁令，不准他們向前發展。有時候，他們不到中年即死去了；有時候，因為不得食物而餓死了，又有時候，終身不得配偶，雖然存在，不能傳種接代，結果，同歸于盡。試看現今生活着的種類，他們之所以能夠縣延種子，繼續存在下去者，莫不具有某種特質，勝過他類：有的以技巧擅勝；有的以勇敢擅勝；又有的以速率擅勝；即此各種特質從最初的時候，保護他們，資助他們，所以他們的種族，終能維繫下去。……其餘的種族，只因自然不曾付與此種特質，所以處處被人殘殺，受人弱食，而終至於滅種。（註五）

國家的命運，亦與個人的命運相似，漸漸擴張起來，旋又消滅下去：『有些國家，欣欣向榮，有些國家，衰弱而亡。只短時期內，生物的競走，已屢起變化，不轉瞬間，

跑手的榮耀，亦屢易其人了。『處此酷戰與無可避免的死亡當中，唯一的智慧，當自恬靜(Ataraxis)中討生活，——『要用平和的心靈，默察萬事萬物。』生之愉快，早經喪失，另一種悲哀精神，早已染指在斷絃上面了。歷史記述此種思想，還要加他一個伊比鳩魯的美號，以伊比鳩魯的招牌，掛在如此悲哀的節慾主義者身上去，無怪有人譏誚歷史，說他只是談諧的把戲罷了。

假如伊比鳩魯的信徒，他所代表的，何且如此悲哀，如此頹廢，那末，坦白爽直的斯多噶派，他們的言論，更為悲惻動人了。試讀伊闢梯坦斯所著的『Dissertation』一書，曾謂『寧可聽命於現成事物，不要事物聽命于你，這樣，你的生活，就會無上豐滿起來，』(註六)這是多麼消極，多麼懷喪的議論！據他說，唯獨如此行事，人們方算忠于宇宙，既忠于宇宙，即可依順宇宙，支配萬物了。相傳伊闢梯坦斯的主人，待他非常刻薄，有一天，竟要扭折他的腿骨，當作消遣。他很自然的對主人說，『假如你再扭過去，你要折斷我的腿骨了。』主人不答，竟自扭去，結果，斷其腿骨；于是他說：『我不對你說，如此扭去，必要折斷我的腿骨的嗎？』(註七)這是他的哲學態度，其中所包

緬的神秘性，正如朵斯陀維斯基派 (Dostojevskian) 和平論者所涵養慣的鎮靜的勇敢精神，『決不要說，你丟失什麼，却說，你已還給她了。你的兒子死了嗎？——不，他只是還原；你的女人死了嗎？——不，她亦是還原；你的地位失了嗎？——不，此亦是還原。』(註八)即此種種議論，我很覺得基督教的教義，與他相近，殉道者所抱持的，即是如此一個決心。真的，所有基督教中關於忘掉自我的倫理，使徒共產的政治理想，教徒懼怕末日審判的宗教心理，皆有斯多噶派的斷片哲學，攙雜在內。斯多噶派到了伊關梯坦斯，又轉入一個新的局面了。他的著作，雖被以後的基督教會，丟置一旁，不加採納，然而我們很可以看清楚，他的『Dissertation』，以及馬喀大帝的『Meditation』，只與基督教義差一步，再進一步，他亦要『摹擬基督』起來了。

適在此個時候，歷史的背景，起了一次變化，積漸既久，造成另一個景色。試讀魯克里梯斯 (Lucretius) 的著作，(註九)其中有一段敘述羅馬的農業，如何衰歇下去，衰歇的原因，據說，是因為羅馬日就瘦瘠的緣故；真因如何，無可攷定，好在我們不要求其真因，只要知羅馬的財富，寢漸而為貧乏，羅馬的組織，寢漸而趨分散，羅馬的權勢

，羅馬的榮耀，寢漸而歸衰歇就夠了。繁華的城市，今已不可復見，鄉村的蕭條，反日漸滋長起來；康莊國道，亦因日久失修，瓦礫堆積；一切國道上的貿易，亦均告一結束。同時，羅馬式的小家庭，驟然減少，代之而興者，則有北方日耳曼種，爬山過嶺，侵入邊境，滋殖其間；年隔一年，北方蠻族的數目，無限遞增，而優秀的羅馬人民反逐步退避出去。異教文化，乞降於東方習俗之下，昔日威風，早已不知去向了！最主要者，國皇的權柄，已於不知不覺之間，漸漸落在教皇手中去了。

羅馬的教會，本由歷代帝皇支撐維持，到了此時，皇帝的大權，漸被教皇侵奪過去，教會的權能，無限擴大，同時，教會的數目，教會的財富，亦無限增長起來。到了十三世紀，幾于佔據全歐土地三分之一而有餘，（註十）無論財主窮人，皆須歲納貨幣，孝敬教會。教會運用教條的魔法，竟能統治歐洲大部的人民，至於一千年之久，自有歷史以來，從未發現一個團體，他那歷史的永久，範圍的擴大，堪與此個組織，相互比擬，即在將來，亦未必能有如此的大團體發生。但如此偉大的組織，如欲維繫永久，非有公共信仰，超脫時空二間，存在其間，自難收獲成效，教會中的領袖，很能看清楚這一點



，所以特別創出一種具體確定的獨斷教義，範圍人心；自此而後，中世紀的歐洲人民，皆被此個獨斷教義，緊緊圍住，就如甲殼包在外面，再亦不能透風了。即在此個包殼之內，一班經院派的哲學家，時時運其心神，或偏重信仰，或由信仰轉入理智，又由理智退回信仰，轉來轉去，總逃不了小小範圍之外；無怪他們的哲學，難於發生偉大的哲學系統了。十三世紀之初，有阿拉伯人與猶太人，努力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，一時影響所及：所有基督教國，皆呈動搖之象，但羅馬的教會，因有滔姆斯阿奎那斯（Thomas Aquinas）這一班人，作為後台老板，所變把戲，非常高明，居然能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，搖身一變，變成中世紀的基督教義，所以教會勢力，還得繼續下去，未受損傷。此時，哲學家所指示的，不是什麼偉大的智慧，却是一些精緻而又空泛的計巧。培根說得好：『那時的人們，如欲運用才知心靈，專來研究物質的東西，每因教會所允許的材料，極有限制，不能自由伸縮，無已，只好回來研究才知或心靈的本身問題；然當他們把研究的圍範，如此縮小之後，他們的工夫，猶如蜘蛛結網，所用材料，即是他自己所吐的絲，結果，雖能結成一團，其絲條之細微，結構之精密，雖使吾人心服；可是他的